

# 海明威与卡斯特罗

说到海明威与古巴，当然避不开海明威与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个话题。

## 海明威曾为卡斯特罗颁奖

很多到过哈瓦那的人，都知道海明威在卡斯特罗领导的新政权成立后，依然在古巴居住了很长时间。至今，海明威在哈瓦那的故居芬卡·维吉亚庄园里还挂着他与卡斯特罗在一起的巨幅合影。很多人会由此心生疑问：海明威与卡斯特罗、与古巴新生的革命政权，是否有着某种秘密关系？

的确，1959年1月，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后，卡斯特罗领导的新政权所推行的政策，使在古巴投资运营的800家美国公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引起了美国政府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敌视，继而不惜“一切代价”搞垮它。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在古巴的美国人都选择了离开。而此时身在美国的海明威却逆向而行，从爱达荷州凯彻姆返回了哈瓦那。此后除了一次西班牙之行和两度返美短暂小住外，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芬卡·维吉亚庄园，直到1960年7月末，他才又回到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南端的小岛基韦斯特。

至于海明威与卡斯特罗的合影，据说那张照片被卡斯特罗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和自己父亲的照片挂在一起许多年。因此许多人猜测他们二人或许有着某种特殊关系。

合影摄于1960年5月。在哈瓦那一年一度由海明威名字命名的钓鱼比赛上，来了位身份特殊的参赛者，他就

是卡斯特罗。偏偏又是他幸运地钓到了那场比赛中最大的鱼，依惯例，海明威为冠军颁发奖杯。两人站在了一起，短暂聊了几句，随行的官方摄影师拍下了他俩同框的瞬间。但在所有记载中，都没有留下两人交谈中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对话。

那是海明威与卡斯特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碰面，此外他们没有直接的交往。这次相见纯属偶然，但其中又确有几分必然，因为海明威和卡斯特罗都怀有对彼此的好感，海明威对这位大胡子革命领袖已经关注了许多年。

## 对卡斯特罗寄予厚望

作为记者和作家的海明威，经历过巴蒂斯塔治下的古巴，亲身的感受使得他对这个右翼政权独裁者深恶痛绝。

海明威对巴蒂斯塔政权没有好感事出有因——1957年政府加紧搜捕反对派，一支浑身酒气、荷枪实弹的乡警冒然造访芬卡·维吉亚庄园，他们前脚刚走，海明威就发现爱犬被枪托击头惨死。他把事情捅给《纽约时报》，引起了一阵风波。

如此种种，让海明威对与巴蒂斯塔政权势不两立、谋求彻底变革现状的卡斯特罗寄予希望，认为他将给这个黑暗的岛国带来光明。

那时卡斯特罗率领的队伍还十分弱小，被困在哈瓦那东南几百公里外的马埃斯特腊山区，不时有他在政府军围攻中战死的消息传出。《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为探访真实情况，来到古巴。

这位记者和海明威有着深厚的情

谊，早在二战前夕，他俩就曾并肩在西班牙从事对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的报道。他想方设法越过层层封锁，深入马埃斯特腊山区。

“双眼炯炯有神”，长着“乱七八糟胡子”的卡斯特罗在山中接受了马修斯的采访。他抽着雪茄，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他所描绘的古巴未来愿景，让马修斯深为折服。从山中出来，马修斯偕妻子来到芬卡·维吉亚庄园，与老朋友海明威共进晚餐，促膝长谈。

席间，他得知海明威的家庭医生何塞·路易斯·埃雷拉是古巴共产党的老党员，他家同卡斯特罗是老邻居，两人在学生时期就是很好的朋友。埃雷拉与马埃斯特腊山区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海明威通过他才得以对卡斯特罗的主张和游击队在山里的情况有着详细了解。

因此，海明威对卡斯特罗的主张和观念并不陌生，对他在夺取政权后颁布和实施的决策、做法，能够全然理解，甚至为之辩护，是因为他对卡斯特罗和革命前后的古巴做了较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

芬卡·维吉亚庄园的畅谈，让二人都觉得与当时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相比，卡斯特罗是更具魅力的革命者，他将给古巴带来彻底的社会变革，古巴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看到这里，人们对海明威在多数美国人逃离古巴时的逆向而行，和美国国内舆论对古巴持批评态度时，他却公开表示“古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我对它的长远目标充满信心”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 不愿公开与新生的古巴政权作对

1961年4月17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武装登陆，企图颠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猪湾行动以失败告终，但这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一个高峰。

在猪湾事件发生前后的一段时间，美国驻古巴大使邦斯尔多次来到芬卡·维吉亚庄园。他和海明威私交不错，一再登门劝说海明威不要再为卡斯特罗和古巴新政权说好话，希望这位享誉世界的大作家和美国政府持同一立场。

海明威对邦斯尔说，自己对祖国的忠诚毋庸置疑，但他不愿公开与新生的古巴政权作对，他的职业是写作而不是政治。他强调芬卡·维吉亚庄园是他的家，他视古巴人为自己的朋友和家人。

邦斯尔说他个人完全理解海明威的态度，但又软中带硬地表示：作为公众人物，如果与国家的态度相左，后果会很严重。他甚至在言谈中提到了“卖国贼”这个词。他敦促海明威“必须在国家和自己的小家之间做出公开选择”。

邦斯尔的话触及了海明威敏感的神经。在那个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海明威长期置身海外，总和弱者站在一边，始终支持被压迫者的反抗。而此刻，一边是他热爱并寄予希望的古巴，另一边是他绝不可能背叛的祖国，这种境地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苦恼中。他的情绪更加抑郁，家族遗传的精神疾病也日益深重……1961年7月2日，他便在基韦斯特岛上开枪自杀，告别了这个世界。据《名人传记》刘东平 王凡/文

## 在汪曾祺家抢画

过去我（本文作者，作家陈建功）家离汪曾祺家很近，大概还不到一站地。离得近，且共同的话题不少，有时专程去看他，有时在自由市场就碰上了。有一天清晨，在自由市场看到他在散步，问他所为何来，他说：“找牛尾呢，中午想喝牛尾汤了！”类似这种场合，请教的，就是关于“牛尾汤”的问题了。

当然，生活方面的问题，还有喝酒、品茶。汪老是品味生活的大师，讲起来，不光头头是道，而且津津有味。他知道我亦有此好，时不时也提携我一下，比如某日批评家何镇邦率领某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杀上门去，汪老亲自下厨煎炒烹炸，没忘来电邀我前去大啖，遗憾的是，那次我家也有客人，只好辞谢。向汪老请教的问题，也有文学的，比如我问过他：“您作品的语言节奏怎么拿捏得那么好？”他笑道：“别无他法，多读而已。”

我和汪老混得这么熟，竟未能求得一幅他的字画，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每到文友家中，看见他们把汪老的书法或水墨写意悬于堂上，总是提醒自己再见汪老时一定要忘求字求画，然而直到我搬了家，也没好意思张口。

大约是199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作家张锲来电话相约去看望汪老。那时我已经调到中国作协工作，因为俗务忙碌，也的确很久没有看望他了。汪老的家搬到了虎坊桥附近，即他儿子所在单位的家属房里。既

是出谷乔迁，是不能不参观一下的。没想到张锲和我随着汪老看他的新居时，还是几位陪同前来的年轻同志发现了宝贝——他们从汪老的字纸篓里找出了几团宣纸，抹平，如获至宝地跑过来道：“汪老！您画废了的，我们可要了！”汪老还是一如往常的神态，先是很平和地瞟去一眼，随即粲然地笑起来，说：“哎呀，都是烂纸，你们真能翻！”他不再说什么，走到画案前，从一个角落里掏出一卷纸来——大概都是他近期的画作。年轻人有足够的机敏，他们欢呼起来，一张一张展看时，这个说：“汪老，我要这张！”那个说：“这张是我的！”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汪老是让我们挑画。

张锲乐呵呵地说：“你们这哪是挑画？你们这是抢画！”嘻嘻哈哈中，每人各执所爱，请汪老题签。我选中的，是《升庵桂花图》——虬曲而上的枝丫顶部，盛开着黄灿灿的桂花。环绕画面的，是汪老的题诗：“桂湖老枝发新枝，湖上升庵旧有祠。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诗后加注“升庵祠在新都桂湖环湖皆植桂”。四川新都的桂湖公园我是去过的，这里是明代状元才子杨慎的故居旧址。据说，现新都桂湖，“环湖皆植”之桂，即为当年升庵所植。

2005年岁末，我再游新都桂湖时，汪老已经去世了。回想起当年抢画情景，不由得感叹唏嘘。

据《岁月拾荒》陈建功/著

